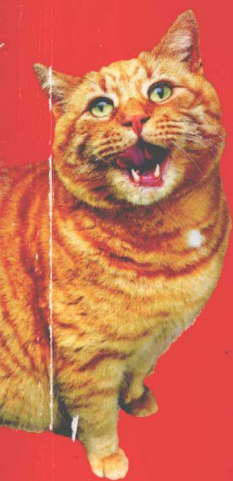


躲猫猫

——我躲猫猫的故事



刘念国
白露 著

猫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狱

——我躲猫猫的故事

霸

刘念国
露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狱霸：我躲猫猫的故事 / 白露，刘念国著.——长沙：
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09.11
ISBN 978-7-5404-4458-7

I. 狱… II. ①白… 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4519 号

狱霸

——我躲猫猫的故事

白露 刘念国 著

出版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16 印张：21

字数：400,000

ISBN 978-7-5404-4458-7

定价：32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靠近村上春树的“鸡蛋”

(代序)

看完《狱霸》，我相信刘念国和白露特别是怀着强烈自传冲动写完初稿（日记体）的后者，远远没有把他们所看到的、经历的真相，一一记录在案。

这是一次貌似荒诞的联姻，一方（材料方）是曾因“故意伤害”、被体制判过十年大狱的白露，另一方（制造方）却是某公安期刊副总编、在体制内为稻粱谋的刘念国。

这对原本应该形同陌路，甚至瞋目裂眦的人，阴错阳差牵手搭档后，都非常善意地想给读者留下一线希望的火苗，所以，他们为这个让人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的、极似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（以下简称《肖申克》）的惊悚故事，安排了一个看上去相当光明的结尾。

我至少看过五次《肖申克》。这部根据史蒂芬·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史诗般的不朽影片，也有一个类似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的明亮结局。

然而，《狱霸》的光明与《肖申克》的明亮终究不同，这就好比中国和美国完全不同。《狱霸》里的主人公小洪回家过年，有着浓厚的制度化色彩，作者明白，这是体制需要的情形——正直善良的郝教导员其实是代表体制在出手。

而在《肖申克》里，安迪与瑞德冲破牢笼，相聚于太平洋中的圣华塔尼欧，在那“没有回忆”的阳光下的小岛颐养天年，则建立在他们对体制的彻底失望和对自由的极度渴望。

村上春树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致辞时说：“体制是墙，个体（人）是鸡蛋，在高大坚硬的墙与鸡蛋之间，以卵击石，我将永远选择站在鸡蛋一方。”而我此刻要说，《肖申克》是鸡蛋的伟大颂歌，《狱霸》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，多少为墙写了点赞美诗。

当然，在迥然不同的环境里，拿《狱霸》比《肖申克》，对刘念国和白露很不公平。史蒂芬·金和弗兰克·达拉伯恩特在他们的著作与电影里，描述的是一种我们看似无法想象，实际上完全合情合理的奇妙的希望，就是那种在巨大的绝望之后，所迸发出来的希望：绝望在墙的这一边雷霆万钧，与此同时，希望在墙的那一边猛烈生长。因为绝望而种植的希望，比每天求神问佛要强大得多！

用肖申克监狱的老混混瑞德的话来讲，这个过程就是：安迪爬过臭不可闻的下水道，成了一个干净的人。

而刘念国和白露不同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手头这幅苦牢浮世绘，像呵护孩子般呵护字里行间这点点希望的火苗，不敢使之燃烧得太过强烈，但

序

001



也不能听任它完全熄灭——熄灭了，这本书就出不来了。

刚拿到书稿时，我甚至希望《狱霸》能够写得更绝望，干脆完全绝望，以至不破不立，以至绝处逢生。但我也明白，我们的主流话语系统，从来就不把绝望当回事——中国没有抒写绝望的传统。可能就是因为这点忧虑，两位作者在局部描述时，显得有些紧张——这不关才情的事，关的是国情的事。

但令人欣慰的是，坚冰总要打破，国情也在逐步澄清。

早些时候，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，出人意料地邀请我的一些同行，介入一起名曰“躲猫猫”的看守所离奇死亡事件的调查，我们得以管窥另一个世界的巨大黑幕。接下来，之后的重庆反黑案，又传出了落马高官文强强迫犯人卖淫以获取减刑的丑闻。虐待、鸡奸、暴力、贪腐，我们在电视、报纸上没能看够的那个世界的黑暗，在《狱霸》中有了具体的呈现。水究竟有多深？真相到底有多沉重？没人可以说清楚。我们所能了解的是，据官方数据，差不多有两百万人（相当于斯洛文尼亚全国的人口），在那个世界里寻求救赎，或者，等待泯灭。

有些好人在那个世界变成了坏人，而更多的有信念的懂得善与恶、懂得欣赏自由之美的人，将变成像安迪一样干净的人。这与我们这个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，并无根本不同。

我们这个世界与他们那个世界，本来就紧密相连，那个世界的现实映照着这个世界的现实，要么美好，要么残酷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狱霸》是第一部，但不会是最后一部。小说家的热，从官场与厚黑，终于迤逦到牢狱，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。

之前刘念国曾几次致电我，嘱我写这个序的时候，希望我幽默一些，像“娱乐之都”长沙的社会贤达一般，放开来策一策（侃一侃），最好越策越开心。但这样的题材，叫我如何轻松得起来？罗兰·巴特说“越读越快乐”，而《狱霸》是一本让人越读越失眠痛苦的写真之书，因此，我只能寄情于那绝望之后诞生的美好希望。

说心里话，除了最后那个有意为之的温暖尾声，我非常喜欢《狱霸》这个故事。两位作者借助小说这个虚构文体，完成了一次有节制的报道，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了残酷的现实，让我们在顿悟中，慢慢靠近村上春树的“鸡蛋”。尽管，我们知道，这个故事所描叙的，不过是冰山之一角，但是，毫无疑问的，这更是一次合乎我们所处的社会时宜的深度叙事。

就为了海平面上的这一部分事实，我们应该感谢刘念国和白露！

是为序。

龚晓跃

2009年11月28日，长沙大雾中



目录

- 001○南城巷一** 服水土常规套路之一为“蒙古包”，即用被子把新人包住，众人在外面群殴。所以“蒙古包”一旦打死了人，全号子的人谁也无法上岸。因头铺是组织者，就算真没动手，“打靶”时中奖的比例也非常高……
- 022○南城巷二** 我发现混混们一旦祖坟冒了气，有了某些陶冶情操的癖好，智商和情商多半就会升级，就会演变成干惊天大事的角色，比如杀人魔王张军喜欢研究军事，保险柜大盗王燕青酷爱金属工艺学，黑道悍匪汪阳则痴迷高等物理……
- 040○南城巷三** 号子里有句俗话，叫“二扛四哼六讨饶”，意思是挨两下要扛住，挨四下开始哼哼，挨六下才能讨饶。哪知道六圪旦这个没出息的软蛋刚自己抽了三个耳光，就开始偷奸耍赖了，“朱干事，我再也不敢咧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当我是个屁，放了我吧……”
- 059○南城巷四** 当时正值寒冬腊月，滴水成冰的三九天，四蛤蟆被喝令脱光衣服，赤条条只留一个裤衩，光着脚站在院子里。豹哥先往他身上浇了几桶自来水，这才让他“顶墙思过”……
- 071○南城巷五** 小张说这次他确实是错了，所以只想认罪服法不想逃跑，他如果想跑的话，哼，他指指五院的围墙和外面一圈更高的铁丝网，“我一个助跑就可以蹿上这堵墙，再把电网用棍子一压，压得它短路后，拽着树枝就荡出去了”。……
- 084○南城巷六** 胡璧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几年前的全国理儿大会，东北内蒙的坐火车南下，上海江浙一带的坐火车北上，在石家庄会合，于是这两列火车上的旅客基本如水洗过一般。理儿们此次倾巢出动，偷钱是其次，重要的是炫耀技术……



目录

- 100○ 尚马街一** 重案三，武警总队驻地枪击案后不久，某日下午，市中心广场召开公处公判大会。会场上红旗飘飘，人山人海，盛况空前，警方也希望借此盛会打击犯罪势力的嚣张气焰。而就在大会进行时，突然接到报案，相隔中心广场不远的某储蓄所突遭持枪抢劫……
- 114○ 尚马街二** 王燕青不愧是个犯罪天才，计算得非常准确。这天深夜，七个“地老鼠”集体成功越狱，上演了中国版的美国大片《越狱》，不仅惊动了省监狱管理局，甚至让司法部领导震怒不已……
- 127○ 尚马街三** 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，各号准备上路的死刑犯已穿上了家里送进来的新衣，陆续去医务室打镇静剂，防止在宣判大会上拉裤子——这是有前车之鉴的，每年“秋斩”时，都有不少貌似强悍的死刑犯丢人丢大了，吓得把一泡尿直接拉在裤裆里，死狗般被法警拖去刑场……
- 139○ 尚马街四** 壮汉名叫黄健湘，抢劫运钞车案主犯之一，捕前还是市体委男子业余组摔跤冠军。本案涉案共四人，最年长者四十出头，名叫张亮勇，某化工集团宣教部长，捕前还是省政协委员。另两个是亲兄弟，哥哥尚问杰从解放军某部侦察营转业，一身好功夫，捕前系市公安局防暴大队中队长。弟弟尚问鼎更了不得，省体委专业柔道运动员，省运动会中量级冠军……
- 155○ 尚马街五** 我当然知道女监也是有水土的，除了普通的“燕飞”、“肘子”、“包子”外，还有些比较符合女性生理特征的。比如先把肥皂溶于水中，化成浓浓的肥皂水，再把毛巾在里面浸湿后叠成几折，稍拧一下风干……
- 172○ 金園山一** 和尚马街比起来，东大岭要自由得多，开个玩笑说，

只要你要得足够大，除了军火，其他东西基本上想要啥就有啥，吃的喝的就不用说了，连三唑仑片（俗名“迷魂药”）都不算紧俏货……

185○金圖山二 如果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的人物来对应，之前我所遇到的强悍人物四蛤蟆、苟省长、王德智以及“四大悍匪”等等，最多只能算是上不得台面的“江南七怪”，而老李却绝对属于“华山论剑”级别的“南帝北丐东邪西毒”……

194○金圖山三 很快，大慈善家魏百万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如潮，顺利地当上了省政协委员，进入了上流社会。当然，食品加工厂、建筑公司和超市只是幌子，魏百万最大的进项还是利润惊人的文物盗卖……

209○金圖山四 再说魏百万、余十万等大佬落网后，两个犯罪集团犯下的惊天大案不仅惊动了省里，连中央也作出了批示，严令一查到底。于是，浇注文物贩子朗阁以及竹联帮打手尸体的混凝土基础被凿开，三具尸体重见天日……

224○金圖山五 “击鼓传花”属于号子里服水土时小级别的节目，尤其是“单点见红”，如果挨打者是个俗称“漏鼻子”（医学上称为“特发性鼻出血”，即鼻子很容易出血）的家伙，那惩戒效果就更一般了，因此该节目女监用得较多……

237○金圖山六 一场精心策划的性爱大戏眼看就要戛然而止，关键时刻，何丽洁再一次惊人地挖掘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潜能。她仔细梳理了她有限的生理知识，从相对贫乏的名词中，敏锐而坚定地扼住了一个关键词——人工受精……



目录

- 253○鹰营矿一** 菜鸟转眼变成了狮子，他们挟持人质，占据高地，甚至打开禁闭室，勒令严管犯和他们一起暴乱，抗拒者拳脚伺候！他们还可笑地以石块、棍棒等冷兵器螳臂当车，公然对抗武装到牙齿的正义之师……
- 266○鹰营矿二** 如果说巨无霸乔三龙拳打满斗，靠的是硬武功以及上肢惊人的爆发力；矮脚虎吴良诗背扛七袋水泥，靠的则是扎实的负重能力和耐力。而说完这两位传奇人物，就不能不提到白条和尚张大顺……
- 279○鹰营矿三** 这位五哥，在前面的“寄子弹给公安局长的黑道枭雄”章节出现过，他就是轰动一时的省城“汪阳、钢头黑社会犯罪集团”里大名鼎鼎的军师、三号人物。遥想当年，这个犯罪集团在省城那真是飞扬跋扈，人神皆惧。据说当汪阳、钢头、五哥等首黑分子，携女友走进电影院时（那时还没流行歌厅、酒吧、夜总会，电影院是混混们的主要聚啸场所），所有的混混及年轻人都会自发起立，鼓掌迎接……
- 292○鹰营矿四** 他们搞来雷管、炸药绑在腰上，瞅准那天正好出同一个班，在坑口调度楼前含泪紧紧相拥，互诉衷肠，高喊“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把两节电池一碰！一声巨响过后，彻底血肉交融……
- 306○鹰营矿五** 千秋功业岂能毁于一旦？鹰营的几位大老板震怒了，严令郝教导三天之内必须“解决问题”，否则涉嫌渎职的副中队长就是榜样，搞不好也要褫夺顶戴……

南城巷

“砰!”宿舍的门被一脚踹开,我半梦半醒。

“啊”,头皮一阵剧痛,我彻底清醒,被人薅着头发,从床上直接拽到了地板上。

我下意识想抬头,后脖颈立刻被踏上了一只脚,“别动!”一个苍老的声音。

接下来,感谢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,感谢十七岁年轻的身体以及还算不错的柔韧性,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叫“背宝剑”的高难度动作——左手被反扭到极致,右手绕过右肩头向背部拉拽,“咔嚓”一声,一副锃亮的手铐将双手完美合拢。

“姓名?”这回换了一个年轻的声音。

“洪路柏。”我竭力让自己不至于太哆嗦。

“好了,就是你。”苍老的声音很满意。

我被拎了起来,发现宿舍里一共有四个便衣警察,一老三少,一色的黑皮夹克,大裆警裤,两个互为犄角之势揪住我,一个把着门,另一个扼守窗前。

“都看明白了?”老警察前后指指,“记住,门和窗一定要堵死。”又捋捋铐我的手铐链条,“上铐也要注意,好多惯犯一根牙签就能捅开,‘背宝剑’才靠得住”。

三个年轻警察连连点头。临出门时,老警察似



乎想起了什么，转身拿起床上的枕巾，裹住了我“背宝剑”的双手。

我被四个便衣簇拥着下了楼，宿舍楼外寒风凛冽，围观的同学交头接耳窃窃私语。我一直不相信自己捅死了人，这时反倒冷静下来，一眼瞅见人堆里一个老乡，挣扎着对他嚷了一嗓子：“记得给我爸爸打个电话！”

派出所里很多穿制服的警察在我面前走来走去，不时瞟我几眼。有人在用对讲机通话，重复着：“逮到了，问完送看守所。”

一个警察打着哈欠走过来，先把我的裤带抽走，松了“宝剑”让我用旅游鞋的鞋带系住裤子，接着把一摞讯问笔录纸“啪”地扔在桌上，要我“如实交代犯罪经过”。

我捞到了救命稻草，迅速调整思绪，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哈欠不断的警察最后却慢条斯理问了一句：“你什么时候捅的人？”

我吓傻了，语无伦次地辩解，反复强调自己确实不知道捅了人。哈欠警察见多识广，不屑和我纠缠，只是让我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摁手印，说“签完字就没事了”。——确实没骗我，不过“没事了”指的是他自己，他可以下班交差了。

快到半夜一点的时候，我再次背着“宝剑”被带回了案发现场。

在学生餐厅门口，我详细解释，是在什么地方被拦住，又在什么地方被一群人绊倒殴打，又在哪棵树旁被群殴。

终于，一个细心的女警察从一棵洋槐树旁找到了凶器——我那把水果刀掉落的刀刃。就在这时，杨梅不知从哪跑了过来，冲到我面前时已是泪流满面，哽咽着对我说：“你，到了那儿，可要好好的……”

警车在飞驰，女警察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到里面好好呆着，有什么事找干部。”

我一愣，不知这是去哪，更不知会有什么事，便怯怯地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女警察奇怪地看我一眼：“知道服水土吗？”

“噢，这个知道，是不是换个地方住就会肚子不舒服什么的？”

几个男警察很博学地笑了，女警察感觉很无趣，不再理我。

警车停在一个高墙电网包围的大院子前，院门口悬挂着一块不显眼的牌子，白底黑字，上书：南城巷看守所。女警察进去办手续，我坐在车里，望见高墙上武警手中刺刀雪亮的八一式自动步枪，寒意从骨头缝里渗出。

我被押解到大门口，门卫室里传来幽幽的声音：“哦，把他那外套留下吧。”

女警察过来了，很不屑地撇撇嘴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到底没说什么，用眼神示意男警察给我摘“宝剑”，又扭头朝我咕哝：“算了，脱了吧，反正

到里面也没用。”

进来不远又是一道大铁门，墙上武警放下根绳子，绳头系着个铁夹。女警察把写有我名字的小票夹在上面，武警吊上去核实后，摁个开关，“哗啦”，大铁门上开了个小门。开门声很响，在寂静的冬夜里传遍全监，宣告着新人的加盟。

我被押进一间办公室里。一个睡眼惺忪的老警察在等我们，女警察面无表情地对我说：“这是朱干事。”说罢，收队走人。

朱干事皱纹如沟壑交错的脸上，写满了美梦被吵醒后的愠怒。他看看我，站起身朝门挥了挥手，“出去！”

我的眼前出现了两排监舍，每间监舍都有一扇黑铁门，门上有个十厘米左右的洞，被一块圆铁皮盖着，不时有人伸手把铁皮拨开，露出不停眨巴的眼睛，快活地打量我。

每间监舍还有一扇扁窗户，毫无疑问焊着直径强悍的螺纹钢条。窗户后挤满了人，全是光头，挤不到窗边的就踮起脚尖，在人群后嬉戏跳跃。

朱干事带着一个犯人走了过来，这人很胖，穿一身臃肿的棉衣，脸上横肉堆砌，使原本不大的眼睛看上去更小，却精光熠熠。

朱干事见犯人都在窗后赏景，怒吼了一句。成群的光头便瞬间消失，院子里归于寂静。

胖子犯人搜了我的身，很仔细，之后笑嘻嘻地问：“大学生？”

我忙不迭点点头。

朱干事拎着一串环佩锵鸣的大钥匙，押解我走到写有“5”字的监舍门口，干脆利落一个字：“进！”

随着朱干事脚步声远去，我惶惶然扭过头来仔细打量这间号子。

这是一间窑洞式的房间，不到十平米，门口放着一只涂料桶一般大的塑料桶，靠墙是一溜通铺，从东墙到西墙。地上不到一米宽，也铺着被褥。通铺上睡着五个人，靠西墙那人占的地方最大，其余四人挤在一起。地上垫的是拆开后的硬纸箱板，上面铺着破烂的被褥，两个人半躺半卧在上面。

七个人神色各异，靠西边的那个慢慢抬起头，操着本地腔缓缓问：“做甚进来的？”

我诚惶诚恐：“他们说我把同学捅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！”几个人交头接耳起来，之后神色诡异地看着我，看得我心里发毛。

“他们说的？到底死了没？”问话的人有点不高兴。



“可能死了吧。”我忐忑地嗫嚅。

问话的沉思片刻，仰头对着斑驳的天花板，不知是跟我说还是跟其他犯人说：“睡吧！不早了！”又欠起半个身子，对通铺中间一个瘦小的中年人喝道：“毛小，你下去！”

中年人“嗯”了一声，“嗖”地蹿下地铺，和下面两个犯人挤着躺下，另外几个人则不耐烦地吼我：“上来！快鸡巴点！”

通铺中间空出了一小块地方，估计是让我睡的，我赶紧走过去。

“有没有铺盖？”又是西边那个人在问。

“没有。”我怯怯地说。

“那将就一晚上吧！”

一个犯人起来小便，走到大塑料桶旁，掀起盖子，“刷刷刷”，哦，原来那是个马桶。

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一连串“咣啷”“咣啷”的声音把我惊醒，有人在开铁门外那把大铁锁，紧接着一声怒吼，“倒马桶！”之后是下一个号子的开锁声，以及“倒马桶”的怒吼，一路重复下去。

我正手足无措，昨晚睡地铺上的一个平遥大汉走到我跟前，吼了句：“快走！”

我赶忙跳下炕，穿好鞋。见他正抓住马桶一侧的把手，赶紧过去搭手，和他一起把马桶抬出门外，来到了院子东墙边的水龙头边。

平遥大汉拿出一个小笄帚，冲我一瞪眼：“看仔细点！明天起就该你洗了，认真改造，悔过自新，操鸡巴点心，洗干净！”

说着他弯下腰，把满满一马桶腌臢物“哗”地全倒入水池，一股浓烈的尿臊味喷薄而出。他并不介意，把马桶接了小半桶水，拿起小笄帚伸进去，洗刷刷洗刷刷。

洗完马桶回到号子，靠西边睡的那个犯人正慢慢起床，而其他人的被褥已叠好摆放整齐。

几个号子的马桶都洗完后，昨晚那个胖子站在院中央，吆喝牲口般继续扯着嗓子吼：“一号，打水！”“二号，打水！”“二号，放茅！”“三号，放茅！”

“打水”即打洗脸水，由每个号子出去两三个人，用脸盆端了水回来，大家轮流洗。睡西边首铺的（被称为“头铺”或“大拿”）专用半盆水，两三个属于中间层的犯人共用半盆水，而像我、平遥大汉之类的“板油”就只能保护环境，节约用水，剩多少用多少。

“放茅”指集体上厕所大便，看守所每天清早、下午各放茅一次。号子

里的马桶是不允许大便的，臭味太彪悍。当然“头铺”例外，不过“头铺”一般都很爱护公共卫生，能自觉做到拉小禁大。

现在是打水、放茅时间，院子里人来人往，光头闪烁，只有我这个新来的毛发茂盛，破坏了整体和谐。

放过茅之后，曙光透过窗口的铁栅栏钻了进来，号子里逐渐明亮起来。

平遥大汉喝令我“看仔细点”，从南墙根暖气片后拽出了一大块破布，在别人洗过脸的半盆水里涮了涮，拧干，开始擦地。他双手使劲摁住破布，跪在地上，一下一下用力擦着，不放过每一小片地方，认真仔细，恰似电影里勤劳的日本妇女。

快到吃早饭时间了，昨晚给我腾铺的那个犯人（听口音像南方人）问“头铺”：“这小子没饭盆，咋办？”

“问六圪旦要。”头铺说。

南方人“哦”了一声，趴在铁门那个圆孔旁向外瞟。一会儿，把“六圪旦”等来了——还是昨晚那个胖子，干事和大拿们叫他“六圪旦”，板油们尊称他为“六哥”。

“六哥六哥！发个饭盆，我们号加了一个。”南方人赔着笑。

“南蛮子，急你妈了个屁！老子记得，”六圪旦拉开栓，开门，递给南方人一个脏兮兮的铝盆，“去吧，溜达溜达，去洗洗。”六圪旦笑道。南方人受宠若惊，答应一声接过盆，小跑着去水龙头下冲洗。

六圪旦走到头铺的铺边坐下，头铺很客气地往后让了让。六圪旦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不到三厘米长的烟头递给头铺，“老杨，给你发了个大学生啊”。

头铺微笑着把烟头装进口袋：“顶个屁用？悔过自新，一样的规矩！”

六圪旦笑了：“透你妈，他说不定明天就去了尚马街。老朱交代了，看好，不能出事！”说着，扭头招呼我过去。

我怯生生站起来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六圪旦问话了：“学生，多大了？”

“周岁十七。”

“死不了！”六圪旦果断地下了判决，“哪个学校的？”

“经济干部管理学院。”

“哦。”

正问着，六圪旦一扭头，发现洗饭盆的南方人假公济私，正和其他号子的犯人在谈笑风生，顿时满脸乌云。

“滚回来！”

随着一声怒吼，南蛮子屁颠屁颠跑了回来，“六哥，看洗得多干净”。

“啪！”一个大嘴巴抽在南蛮子脸上，“洗你娘的屁！让你溜达溜达，你



就蹬鼻子上脸？”

南蛮子挨了打还得赔笑脸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去洗饭盆——溜达原来是一种赏赐。

“一会就用这个盆吃饭吧。”六圪旦锁上门走了。

这时院子里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开早饭了，号子里的人纷纷行动起来。

大通铺下面是一溜六个炕洞，有的放香皂盒、漱口杯、毛巾，有的放鞋袜之类的杂物，还有一个放着一擦铝盆。犯人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铝盆，鱼贯而出。

派饭男人（看守所职工）留着摇滚歌星猫王般的长发，显得鹤立鸡群。他握着一个塑料瓢，很颐指气使地叉腰站着。脚下是两只冒着热气的白铁皮桶，桶里是玉米面糊糊。

长发男一见同样毛发旺盛且戴着眼镜的我，很诧异，问六圪旦：“这个是因甚进来的？”

六圪旦汇报了一番，他“呵呵”笑了：“大学生？大学生也经常犯法？”

“经常”这个词让我莫名其妙，后来才知道其他院里也关着几个大学生，有盗窃的，有抢劫的。

“快点！”长发男催促着众人向前。所谓早饭，就是一人一瓢玉米面糊糊，比水略稠。

这是我入监后的第一顿饭，从此，玉米面糊糊伴我度过了三年零三个月，它使我深切体会到了每颗粮食的珍贵。

早晨的阳光透过窗上的铁栏杆钻进号子，阴暗的监舍有了一丝生机。几个犯人却无精打采地坐在炕上，不知想些什么。

这就是书上电视里说的监狱吗？这些人会把我怎么样？爸妈知道了吗？还有她，她知道了会怎么看我？

正胡思乱想，头铺发话了：“搓个火！”

搓火？这可是个新名词，我知道燧人氏钻木取火，也知道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来火种，但搓火，是干什么？

说话间，一个犯人麻利地蹲下炕，从一个炕洞中取出个纸叠的小盒子，里面有些烟灰，放好。又从打成被垛中的褥子里拽出一点棉花，撕扯成薄薄的一片，倒少许烟灰在上面。之后，把这一小片棉花细细地捻成小棒槌，把里面的烟灰搓实了。他拿起一只鞋子，双手用鞋底按住小棒槌，用力迅速地前后搓动。搓了几下，两只手突然往外一推，再松开手，取出小棒槌，抖一抖，吹一吹，小棒槌中间就冒出一股黑烟，点着了！

狱霸



我看得目瞪口呆，好家伙，摩擦生热的物理原理被他们如此熟练地掌握，了不起！烟灰此时的作用应该相当于催化剂吧，真不错。

就在搓火的同时，头铺把早上六圪旦给他的烟头取出来，又从自己的褥子下找出一张报纸，撕下一块二三公分宽、六七公分长的纸片，把烟丝从烟头中仔细揉到纸片上，几下子就搓成了一根一头细一头粗的“卷烟”，做工之精致，技术之熟练，令人咂舌。

烟卷好了，火也搓着了，头铺盘腿坐在铺上，烟灰盒自然有人放在膝前，以攥住烟灰供下次搓火时用。

头铺眯着眼抽开了那支“卷烟”，其他人都欲火焚心地盯着那缭绕的烟雾。其实，进来的犯人中不抽烟不喝酒的基本没有，而看守所里又不准抽烟，这些瘾君子一个个“旱”得很是难受。

细细的一根“卷烟”（号子里称为“一炮”）很快就被头铺抽了一半，他意犹未尽地咂咂嘴，把剩下的烟头递给身边的人，后者赶忙使劲抽两口再递给下一个，直到剩下不到一厘米长，手指都烫得捏不住了，还有忝陪末座的忙不迭从笊帚上拽下一根细杆，一折为二，夹着小烟头猛抽——号子里管这个叫“人参、燕窝、烟屁股”，又叫“烟头烫手，狠抽几口”。

一炮烟抽完了，头铺开始下地散步。所有的人都上炕给头铺腾地方，头铺缓缓从东墙踱到西墙，七步，又缓缓转过身，从西墙踱到东墙。每个动作都从容不迫，仿佛不是在号子里，而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散步。然而，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，在光头、铁门、铁窗、马桶、大通铺组成的环境里，他的每一步都增加了我的恐惧。虽然阳光很温暖，但我的心头却有止不住的寒意。

铁栏杆的光影在炕上缓缓地东移了一尺许，终于，盼望已久的午饭来了。

午饭是一个馒头、一瓢菜汤。馒头估计有三两，面粉白中带灰，质量尚可，菜汤则呈黑褐色，仅表面浮着些许油星，固体包括三四块强悍茁壮的土豆、五六片年迈苍老的白菜叶。

白菜是绝对没人去费心洗过的，土豆倒是洗了，不过这里的“洗”，讲究兵贵神速，只是将一大堆土豆扔进水池，拧开水龙头象征性冲一下。而洗了之后是绝对没人费心去削皮的，做饭的只是给每个土豆腰斩一至两刀，因此新鲜的泥巴与洁白的土豆横截面相得益彰。

菜汤就是上述食物混合自来水，加些黑酱和盐煮一煮，煮开后倒上几滴生油，使菜汤表面能荡漾起美丽的油星。不过令人扼腕的是，这些油星一般只会沾到饭盆壁或汤桶壁上，很难莅临我们的口腔。



这点东西从质到量恐怕连喂猫都不适合，但人人趋之若鹜，而那打菜汤的长发男貌似在其他地方受了气，不耐烦催促“快鸡巴点”，发馒头的六圪旦也不住应声：“快点跟上！等屎了等！”

回了号子，我们两三个板油是不够资格上炕吃饭的，只能蹲着把饭盆放在地上，左手拿馒头右手用小勺舀菜汤。

在炕上吃饭的几个吃得很仔细，他们把盆里的土豆捞出来，剥了皮才吃。我看了看土豆皮上的泥和黑斑，也想剥了皮，但转念一想，就这两块土豆，剥了皮就少了量，再说不是有句西方谚语叫“不要让土豆脱掉它的夹克”吗？土豆皮也能吃啊，一旁的平遥大汉就吃得津津有味嘛。

于是，我一闭眼一咬牙，捞起一块土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很快，土豆和馒头吃光了，菜汤也只剩下盆底的一点，明显掺杂了泥沙，我怎么也咽不下去。往旁边一瞅，平遥大汉一仰脖，把最后一口带着泥沙的菜汤也咽了下去，还眼巴巴盯着炕上几人剥下来的土豆皮。

这时，体恤犯情的头铺发话了：“平遥，不够就把这些皮也吃了吧！”大汉谄笑着上前，双手撮起一捧土豆皮，退回来，蹲下，脸埋入双手间大嚼。

铝盆擦到了一起，炕席上也擦干净了，南蛮子又开始趴在铁门上的圆孔（即“号眼”）上向外“瞄”，等着开门洗饭盆。我是不够资格洗饭盆的，从明天起，我就要洗马桶、擦地了，而洗饭盆这种活属于地位高一些的，也就是说轮到平遥大汉了，而南蛮子又往上升了一级，干些收拾被褥、打被垛之类的。

六圪旦突然开门进来指了指我：“出来取东西！”

我走出铁门，看见昨天送我进来的两个警察抱着一大堆衣物向我走来，最显眼的就是学校宿舍里我那条套着淡红色被罩的被子。

我刚接过衣物，六圪旦就拿着一把剪刀走了过来。

“来，检查！”他把我怀里的衣物翻了一通，先拿出一件夹克，把前襟和袖口的几颗铁扣子剪了下来。当然，他没有裁缝那么专业，所以剪扣子时把扣子周围的一圈布也剪了，好端端的夹克上便有了八个指甲盖大小的洞，很是难看。他又拿起一件运动衣，“嚓”地把拉链头剪掉，从此，这件运动衣我只能敞着穿。

检查完了，六圪旦带我回号子，但这回他把我换了一间号子，从五号转到了三号。

三号的铁门打开了，虽然已是下午，但屋里仍比较暗，陌生的几个光

狱霸

